

Henri-Pierre Roché

Jules et Jim

儒尔和吉姆

【法国】

亨利-皮埃尔·罗什 著

王殿忠 译

法国当代
文学名著

如此人生
惊世骇俗



译林出版社

儒尔和吉姆

【法国】亨利-皮埃尔·罗什 著

王殿忠 译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译林出版社



Henri-Pierre Roché
Jules et Jim

根据 Gallimard 1953 年版译出
国际中文版授权：法国伽里马出版社
本书出版承法国外交部给予协助，谨致谢意

儒尔和吉姆
〔法国〕亨利—皮埃尔·罗什著 王殿忠译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扬州印刷总厂(地址：江都路 44 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71 千
版次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67-585-6/I · 317
定 价 9.5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责任编辑：韩沪麟

目 次

第一部 儒尔和吉姆

第一 章	儒尔和吉姆	3
第二 章	吉姆要去慕尼黑	5
第三 章	三美女	7
第四 章	吉尔特鲁德	12
第五 章	儒尔和露西	14
第六 章	露西和吉姆	16
第七 章	玛格达	25
第八 章	奥迪尔	33
第九 章	在海边上	40
第十 章	露西在巴黎	46
第十一章	露西和奥迪尔	53
第十二章	露西出游	60
第十三章	古典式的微笑	66
第十四章	乌鸦	71

第二部 卡 特

第一 章	卡特和儒尔	77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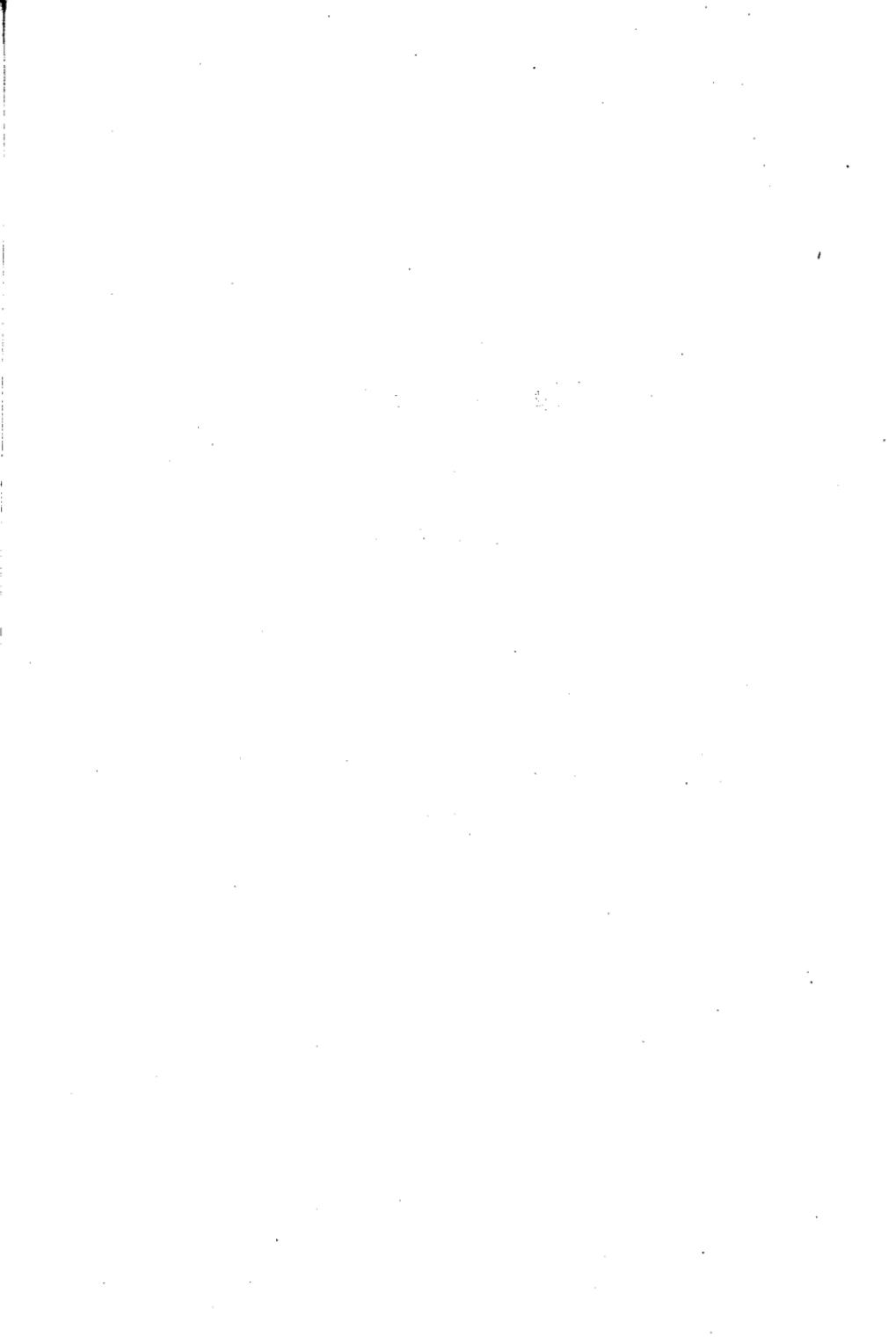
第二章	一跃跳入塞纳河	81
第三章	一九一四：战争	
	一九二〇：山区木屋	85
第四章	阿贝尔——野营篝火	97
第五章	卡特和吉姆——安妮	104
第六章	小站之灾——在城里	112
第七章	吉尔贝特、阿贝尔、弗尔图纽	121
第八章	埃德加·坡式的小楼	138
第九章	不祥的散步	146

第三部 大结局

第一章	决裂？	157
第二章	白色睡衣·在哈姆雷特的故乡	163
第三章	等值报复·威尼斯	177
第四章	在波罗的海的岛上	190
第五章	吉祥如意的卧室	197
第六章	保尔	213
第七章	破裂之声不绝于耳	219
第八章	撕裂之声不绝于耳	226
第九章	钥匙叮当响	231
第十章	第二次跳入塞纳河	238
第十一章	火葬场	243
译后记	247

第一 部

儒 尔 和 吉 姆



第一 章

儒尔 和 吉 姆

那是一九〇七年前后的事。

又矮、又胖、又圆的儒尔，由于在巴黎人生地不熟，便向那位他尚不很熟悉的又高、又瘦的吉姆提出，请他设法能让他参加在夸特一札尔举行的化装舞会。吉姆便替他搞到一张入场券，并带他来到一家服装出租店。儒尔在那些各式服装中仔细地挑选，并最终选出一件极普通的下等人穿的衣服，这件事使吉姆对儒尔产生了好感。在舞会上，儒尔表现得很镇定，那双眼睛就像两颗圆球，充满了幽默和温情。于是吉姆对他的好感又增强了几分。

直到第二天，他们之间才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开怀畅谈。儒尔生活在巴黎没有女人陪伴，极想找到那么一位。而吉姆却有好几个相好的女人。于是吉姆便替他做了安排，让他同一位年轻的女音乐家见面。一开始，事情进行得似乎很顺利，一周以后儒尔就有点爱她了，而她也是如此。但随后，儒尔便觉得她太喜欢思索，她也觉得他太爱挖苦人并且没有激情。

儒尔和吉姆天天见面。两个人在语言和文学方面互相交流，互相切磋，有时直到深夜。他们互相把自己的诗作拿出来

观摩，并且在一起搞翻译。他们平心静气地交谈着，而且两个人都觉得对方是自己从未遇到过的忠实听众。他们这种特殊的习惯不久便在不知不觉中引起了在他们交谈的酒吧间里的常客们的注意。

吉姆又把儒尔介绍到一些经常有文人雅士出入的文学咖啡馆里去，儒尔在这里得到众人的赏识，吉姆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在其中的一家咖啡馆里，吉姆有一位女同事，她身材小巧玲珑，漂亮又放荡不羁，此人对俚言俗语的承受力远比诗人们要强，他们常常在一起，有时要到清晨六点才散。这中间她还以高傲的姿态不时地向人们撒下点她特有的风情。在各个方面，她都表现得随随便便，出人意表，而且思维敏捷，分析问题一针见血。他们经常三个人结伴外出。她虽然觉得儒尔诚恳老成，但又觉得他有点傻气，因此有些事她常使儒尔感到难堪又不知所措。他对她的评价是：此女才情出众，但却令人害怕。鉴于此，她便替儒尔带来了一位老实憨厚的女友，但儒尔又觉得她太老实了。

吉姆对儒尔不予任何干预，放手让他自己选择。但儒尔总是失败，也许他觉得这是由于自己的法语尚欠完美之故，因此觉得有些为难。吉姆便对儒尔说：这并非是语言问题。

于是吉姆便向他陈述了处理这些事情的原则。

“您把自己的拳击靴子和拳击手套借给我用，”儒尔说，“可这些东西我用起来不合适，太大了。”

尽管吉姆把自己的方法告诉了他，但他在和众多职业女性接触中总没找到一个满意的对象。

于是他们便只好继续搞翻译，继续他们的长谈。

第二章

吉姆要去慕尼黑

就在这个时候，年事已高依然健在的儒尔的母亲，出于对儿子的关心，自中欧来到巴黎看望他了。她仔细地检察着儿子的每一件衬衣，怕上面的钮扣掉了，并带着儒尔和吉姆到最讲究的餐馆吃饭，但却要求他们穿礼服戴大礼帽。她这样对儒尔尽心尽力地照顾一通之后，便回去了。

三个月之后，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夜晚，儒尔在自己租来的那两间带家具的房间内临时为自己和吉姆准备了一顿晚餐。吉姆不经意地打开他那个上彩釉的烤炉，竟在里面发现儒尔的那顶大礼帽，并且明白地看到上面已罩了一层薄薄的烟灰。只听儒尔愉快地说道：“这样，它就再也不会让我操心了，更何况，上面还有一层烟灰保护着。”吉姆回答说：“儒尔，我可不是你的母亲哟。”

他们通常是在小酒馆里就餐，吸雪茄是他们一项可观的开销，他们彼此都为对方选择最好的雪茄吸。他们还经常出入于马约尔音乐会和盖泰—蒙帕尔纳斯剧院，当时考莱特正在

那里演出^①。

儒尔详细地向吉姆讲述了自己的家乡，以及家乡的姑娘。他曾经爱上过一个名叫露西的女孩，并向她求过婚，不过没有成功。自那以后，他便离开家乡来到巴黎。过半年以后，准备再回去看看她。

“还有一个女人，”儒尔说，“名叫吉尔特鲁德，她日子过得无拘无束，并且有一个漂亮的孩子。她倒是挺理解我，可就是不太把我放在心上。瞧，就是这一个。”

说着儒尔便在皮包里拿出一张吉尔特鲁德的照片。那是她裸体俯卧在海滩上的照片，玉体掩映在正在上涨的薄薄的潮水中。她那一岁的儿子正光着屁股坐在妈妈的丰臀上，面对着宽阔的天地，有如置身于性爱的城堡上。

“此外，还有一个。名字叫莉娜，如果我当时不是爱着露西的话，也许会爱上她，瞧，她长得这样。”

说着，便在那张圆形大理石桌上用细腻的笔触慢慢地勾勒出一张面孔。

他们一面谈着，吉姆便打量着这张面孔，然后便对儒尔说：

“我和您一起去。”

“去看看她们？”

“是的。”

“妙极了！”儒尔说。

吉姆想买下这张桌子，但酒吧间的老板说，要买，就只能

^① 考莱特(1873—1954)，法国女作家，以其系列小说而名噪一时。后来改演戏剧，但仍从事写作，这时她正活跃在戏剧舞台上。

把他这里的十二张桌子一块买下。

第三章

三美女

为准备一切必要的物事，儒尔比吉姆提前八天来到慕尼黑，在这里他曾同这三位女性一起度过了两年时光。

他在这些正直的人们那里替吉姆租下了两大间房子，并向他的那三位女友通报了吉姆将要到来的事。他向这三位女性介绍的内容，每个人都一样，而且差别极大，以致当她们三个人交换情况时，把每个人都搞糊涂了。

待吉姆一到达，儒尔就把他介绍给莉娜，她已经知道了他要买下大理石桌的故事。

大大出乎儒尔意料的是，甚至在他们茶点尚未用完之际，那位漂亮而调皮的莉娜和吉姆之间就已达成了如下三点共识：

- 1) 吉姆不大像儒尔向莉娜描述的那个吉姆；
- 2) 莉娜则几乎完全不像在大理石桌上画出来的那个莉娜；

3)两个人的心情都非常之好,但为了不浪费儒尔和他们自己的时间,于是两人发表联合声明:预期中的那种一见倾心的情况将不会发生的了。

“我对你们两人如此简洁明快的决断,实在是羡慕不已……”儒尔这样说。

至于露西和吉尔特鲁德,儒尔在该市一家最现代化的酒吧里吃夜宵时把她们俩一起介绍给吉姆。

一旦把夜披风脱下,她们的倩影便展现在人们面前,显得非常之突出,随后便双双坐在一张浅色的木桌旁,这张桌子便立即铺上了桌布,并摆上一些奇奇怪怪的杯子。

儒尔的嘴角上流露着一丝满意又带点腼腆的微笑,对面前的三个人说,他始终是把他们放在心上的。

气氛十分安闲,大家彼此一点都不感到拘束。

“您是怎么搞的,”吉姆自言自语地说,“竟然能够把这两个女人叫到一起来,她们之间差别这么明显,又这么……”

下面那个词是“漂亮”二字,但他没有说出口,为他表达了这个意思的是沉默。她们都在听着他说话。

儒尔高兴得满脸通红,正要回答,这时吉尔特鲁德抬起手来制止了他,只听她说道:

“儒尔是我们的知心朋友,是我们的导演,他想象力特别丰富而且有超常的毅力。他还把我们写到他的小说里去,来安慰我们的是他,引逗我们的是他,向我们献殷勤的也是他,他从来不苛求我们,他只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他自己。”

“这种赞扬真是太美好了!”吉姆说。

“所以,他一召唤,我们立即就到。”露西微微地抬起头来说这样。

儒尔以其一贯使人招笑的口吻讲述了他在莉娜那儿受到的挫折，这件事莉娜已然在电话里告诉了她们。

“那是明摆着的事，”吉尔特鲁德说，“莉娜和吉姆先生，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实在不合适。莉娜是个骄纵任性的女孩，吉姆先生喜欢的可不是这个。”

“那他喜欢的是什么？”儒尔回问。

“那也要让我们走着瞧罢了。”露西不冷不热地说。

她说话的这种严肃口吻，已是第二次传到吉姆的耳朵里。他感到自己坐在这两个女性的中间，有如受到刑罚一般那么不自在，按他的意愿，他要随时随地地用眼睛瞧着她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这一切都如梦幻般地开始了。

不久，儒尔便以一个主持人的口吻，以充满权威的语气提出建议：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那些什么“先生”、“小姐”、“太太”之类的称谓，要像“兄弟姊妹”般地喝下自己最喜欢的杯中酒；另外，为了避免传统的把手臂互相交叉起来的那种过分显眼的做法，所有的饮酒者应把自己的脚在桌子下面互相接触。大家都这样做了。由于特别高兴，儒尔很快便把自己的双脚挪开。

吉姆的两只脚，一只靠在吉尔特鲁德的脚上，一只靠在露西的脚上，这样呆了一会，便觉得露西首先发难，把自己的脚轻轻地移开了。

露西是一位哥特美女，面孔长长的。她对待任何事物都从容不迫，对待别人，她也时刻都在比较着她所给予他的价值有多大。她的鼻子，她的嘴巴，她的下巴，以及她整个面孔，都透着一股外省女人的自豪感。她是一个大资产者的女儿，正在学

习绘画。

吉尔特鲁德年已三十，是一位希腊美女，运动员出身，她在没受任何训练的情况下，便赢得速度滑雪冠军。她还能毫不费劲地越过正在行驶的有轨电车，并能立即停住。看到她身上的肌肉会使人不由地产生嫉妒感。她有一个四岁的儿子，但这孩子却没有父亲。她对世界上做父亲的都不信任。她的职业是着色画师，过着苦乐不均的日子。她虽然出身高贵，然而却被排斥在她那个阶层之外，但艺术家们都尊敬她并喜欢她。

晚宴似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溪在向前流淌着。在场的人都唱起歌来，星星点点的火花开始发光了。这些人在以下几方面是共同的：金钱观念相对地说都比较淡漠，并且相信自己总是处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以致吉尔特鲁德竟把上帝直呼为魔鬼。

儒尔高谈阔论，表现得十分出色。但待到将近清晨两点钟时，他对人和事的分析便显得有点过分地油滑了。作为一种反应的方式，他讲了几则大胆的笑话。可能他已被自己在众人面前公开发表的言论所陶醉，这些事，说说而已，在私生活中，他可是不敢冒险去干的。他同他的两位女友开玩笑，甚至这些玩笑也几乎开到吉姆身上。难道说，他没有向他们打开天堂的所有大门吗？至于他自己，他还不敢肯定自己是否要进入这个门内。他对此有预感吗？在他所唱的颂歌中，现在便已加进去一些小小的攻击，而当他为使上帝创造的世界重新回炉而开始向上帝呈献一些长篇大论的建议时，这些攻击便变得很使人痛苦了。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愈来愈突出了，做为一个朋友，儒尔会使人感到快乐，但做为一个情人或丈夫，便显得过于脆弱

了。他对此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怀疑，但总是在他滔滔不绝的议论中，把它深藏在自己心中。

“儒尔把聚会搞得一团糟，他总是这个样子。”吉尔特鲁德在站起来跑去找那位卖香烟的姑娘时，带着遗憾的口气这样说。露西带着宽容的表情点了点头。

晚宴的最后一刻钟是在儒尔云山雾沼的神吹中度过的。他根本不给别人张口的机会，当然，他这样做，那效果是很糟糕的。他这三位朋友为此很伤脑筋，于是便产生了他们下次再见时抛开他的想法。

吉姆对眼前的这个儒尔尚不熟悉，尽管他思考一通之后，觉得在他们过去的交谈中，已然发现了一些这种迹象。在那些交谈中，只有他俩面对面地谈，旁边并没有美女实实在在地陪伴着他们，所以儒尔就能够超然物外。

在把吉尔特鲁德和露西送到各自的家门之后，儒尔和吉姆两个人便来到一座大公园里散步。已到了晨曦初现的时候，儒尔此刻也已平静下来。

“这一夜过得可真是非比寻常！”吉姆说，“这两朵鲜花也实在是放荡不羁！这种爱情是多么神圣！又是多么亵渎神圣！……我不太想以后当吉尔特鲁德和露西两个人同时在一起时再见到她们……”

“我明白您的意思。”儒尔说，“她们中哪一个更能打动您？”

“我在她们耀眼的光彩下尚未清醒过来，”吉姆说，“我想我不必忙着知道这些。那么您呢，儒尔？”

“我更喜欢露西，我已经向她求过婚，并决心再一次向她

求婚。当我遭到露西拒绝时，吉尔特鲁德曾劝慰过我。我曾带着吉尔特鲁德和她的儿子一起到过意大利海滩上度假。她曾把她的身体交给过我，但并没给我爱情。……吉姆，您没发觉吗？当我碰到露西时，便感到害怕。原先，我也不想让自己去寻求这样一种爱情，但有一次在山里行走时，她伤了脚，并允许我替她护理这双脚，于是我便有机会包扎它，又打开，再包扎起来……我当时希望她这双脚永远也不能治愈才好呢。”

“我明白她这种手法。”吉姆说。

“但是没有治愈的却是我自己。”儒尔继续说，“当她恢复健康以后，我大着胆子提出想做她的丈夫，她却对我说：‘不’。——不过她说得那么甜蜜，我甚至希望再听一遍。”

第四章

吉尔特鲁德

吉姆在他自己和露西之间筑起了一道防护堤。

半个月过去了，吉姆向吉尔特鲁德提出求婚，她把这次求婚搞得既具英勇气概又使人觉得有趣，随后，她便属于他了，而且一周内总有那么一两个晚上来看他。这是个经历丰富的